

# 跨國越界求溫飽

泰緬邊境的廉價勞工

緬甸移工由此前往美索尋找經濟的天堂。但天堂卻跟想像不同……



撰文・攝影/趙中麒(經典雜誌撰述)

**美**索(Mae Sot)，一個位於泰國西北方，緊鄰緬甸的邊境小鎮。二〇〇四年，台灣社會擾攘不安，讓人無心於課業，於是我決定自博士班休學，參加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擔任TOPS派駐泰緬邊境的志工、協助組織提供緬甸難民人道援助資源，而首次造訪美索。

在曼谷的北方長途巴士站(Mo Chit Song)中，一輛輛前往泰國各府的巴士正在等待乘客到來。雖然正式派任前已經閱讀過一些報導，但或許是電影《異域》留給我的強烈印象，加上所擔任的志工從事的是

**革命組織克倫民族聯盟在緬甸仍控制部分地區(上圖)；緬甸內戰超過六十年，目前在泰緬邊境仍有超過十萬的難民，美拉營是最大難民營(下圖)。**

「和平」服務，所以當我坐在開往噠府(Tak)的夜班巴士上時，腦海中所浮現的「邊境小鎮」，竟全跟「戰爭與和平」有關。特別是，台灣四面環海，因此對於自小生活在海島的台灣人來說，邊境是一個陌生的辭彙，而且我們雖然知道人為的國家領域「神聖不可侵犯」，但不清楚邊境人民自然而然所具有的流動特性。甚至，「前往邊境」這件事情本身還被視為一項「壯舉」。

抵達美索前，經過兩個檢查哨，荷槍實彈的軍警上車檢查每一位乘客的證件，並帶走他們覺得可疑的人物，此一經驗，更強化我對美索這個邊境小鎮的想像，也讓我更想了解邊境小鎮的生命故事。爾後，隨著選定美索鎮為博士

論文田野地，深入觀察當地人、事、物後，我過去的想像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當地強韌生命力帶給我的震撼。

### 緬甸「難民」帶來小鎮繁榮

就客觀的空間位置而言，湄河(Moei River)將美索與緬甸的苗瓦迪鎮(Myawaddy)隔開。不過，緊鄰美索的河段，並非深不可測。乾季時，最淺的河段水深僅及小腿，就算在雨季時，同一河段的水深只達成人腰部。因為水勢平緩，即使要在雨季穿越這段界河，對成人來說，也沒有太大困難。因此，不論乾季或雨季，都可見許多緬甸人手上拎著他們在苗瓦迪種植的蔬菜、肩膀扛著

不知真假的菸酒、頭頂著自己縫製的沙龍(sarong)或其他農產品，越過界河前往美索販售。

除了直接從湄河涉水「入境」泰國，更多緬甸人是以邊民證申請一日通行證，經湄河上方的友誼大橋或搭乘渡輪經由渡口前往美索。雖然泰國政府在界河的這一端設有檢查哨核發一日通行證，也不時可見邊防軍持械巡邏，這些權力作為，在在只是彰顯國家在法律上所畫分的「邊境」，但國家權力並未刻意阻撓緬甸人的非法入境行為，因為就算在這裡攔阻他們，他們照樣大搖大擺地能從湄河的其他河段進入美索，因而在美索，隨處可見緬甸人，甚至在街上遇到緬甸人的機率還高於泰國人。在





當地非政府組織工作的艾倫就曾告訴我，「美索的長住人口中，緬甸人超過八成。」

緬甸自一九四九年開始陷入少數民族反抗軍與政府之間的內戰，軍事強人奈溫(Ne Win)在一九六二年靠軍事政變登上權力中樞後，開始推動「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將所有私人產業收歸國有，希望藉此切斷反抗組織的經濟來源。只是，奈溫體制沒有經營產業的能力，此政策最終摧毀了緬甸經濟。因此，除了少數取得泰國籍而得以在非政府組織工作或自行開店做小生意的人以外，大多數前往美索討生活的緬甸人，都是深受尼溫政策之害的底層階級，在美索從事

人，難民也對美索的經濟發展助有一臂之力。

一九六〇年代，緬甸東部與泰國接壤的少數民族反抗軍，就利用經濟崩解後的良機，與泰國商人以黑市貿易的方式，進口緬甸所需的民生物品。其中，苗瓦迪鎮因為交通最方便，緬甸的反抗軍之一「克倫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 KNU)鎮日將商品從美索運往緬甸，大發美索的黑市經濟財。一九八四年二月，泰緬邊境第一座難民營設立。不過，在反抗軍仍有效控制緬甸緊鄰泰國的東部山區，而政府軍又無法完全擊潰反抗軍的情形下，難民營純粹是臨時居所，「你可以看到很多『song teao』

*在流離失所狀態下，原為傳統文化的動舞(dong dance, 上圖)與繫腕節(下圖)，都被賦予民族主義內涵，以動員克倫難民支持革命組織的民族自決運動。*



泰國人不願做的「3D」：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困難(Difficult)等行業。

走在街上，輕易可發現，隱身在巷弄中的勞力密集式家庭成衣廠工人、工地建築工、砂石場工人、農場工人、餐廳與超級市場服務生、市場小販、旅館服務員、街邊乞丐，乃至夜幕低垂後出現在紅色燈泡光暈下的性工作者，都是緬甸人。幾乎可以說，美索鎮的經濟發展，得力於緬甸經濟崩解下外逃的勞動力。根據地下組織緬甸商業聯盟(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Burma)的報告，早在二〇〇四年，美索地區兩百間工廠的工人，緬甸人即占了百分之九十五。

除了合法與非法在美索工作的緬甸

(泰語小客車)來來去去，那時候，只要緬甸情勢好轉，逃往美索的難民就會回去。情勢若不好，他們就在附近買賣農作物，司機每天載運難民進出美索超過一百次，可以賺很多錢。」克倫難民米立安告訴我。

一九九五年一月，克倫民族聯盟總部馬涅坡(Manerplaw)被政府軍攻破，造成十多萬難民湧入泰國。泰國是中南半島唯一不曾被內戰吞噬的國家，因而一次次地成為鄰近國家難民躲避戰禍的天堂。雖然泰國是大湄公河流域中經濟體質最佳的國家，但不願意再次承擔照顧難民的責任，乃於一九九八年允許聯合國難民署(UNHCR)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進駐，提供人道援助。這些組織在美索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支援難民營的學前教育。因經費不足無法擴建教室，空間緊迫、

擠滿學生，嚴重影響難民學童學習。

設立辦公室，直接在當地購買白米、木炭、毯子等以提供難民日常所需，加上工作人員的日常消費，都促成當地的市場發展。

### 過節不只是過節

當第一座克倫難民營出現在泰緬邊境時，難民們可以自由進出難民營，不會受到嚴格的限制，直到一九九五年的難民潮時，均沒有太大改變。不過，緬甸政府為了徹底打敗克倫民族聯盟，命令其聯軍、從克倫民族聯盟分裂出來的「民主克倫佛教軍」(Democratic Karen Buddhist Army)每年趁乾季越過湄河攻擊位於美索鎮郊的難民營。緬甸政府的作法，是直接損害了泰國的領土與主權。為了鞏固主權，一九九八年開始，泰國政府陸續將美索鎮郊幾個小難民營遷移到距離湄河較遠之處，並派遣野戰部隊駐守在營外，負責難民營的安全。自此，難民們不再被允許自由進出難民營。他們要進出難民營到鄰近鎮上，除非向泰國內政部設在難民營內的辦公室申請到許可。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舉世皆然之道，難民們總是有辦法翻越丘陵、繞道小路，而出現在美索的街道。非政府組織在難民營內設學校、診所，但工作機會仍有限。難民營內的日常所需均由非政府組織提供，但為了避免難民過度依賴，或因為人道援助資源過於豐厚，而致可以返回家園時不願返回，所以，僅提供「必需」的資源是非政府組織的人道援助原則。當難民被「圈養」在難民營十幾年仍不知何時能返回家園時，有



難民不被允許離開難民營工作，營內基本生活所需，都由NGO提供。克倫難民委員會(Karen Refugee Council)則負責分配物資予每一位難民。

無工作就成為他們衡量自身價值的重要標準。因此，不少難民寧願冒著被罰款或遣返的風險，到美索或其他邊境小鎮尋找工作機會。

在鎮上或鎮郊工作的難民，跟非法進入泰國的緬甸移工相同，都害怕遇到警察臨檢。不過，在克倫族繫腕節(wrist tying ceremony)、泰國水燈節(loi katong)或泰國母親節等特殊節日，警察不會出現在街道上，或是，即使出現在街道上，也不會攔路臨檢。在這些節日，美索鎮都會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泰國水燈節時，美索鎮當局會在友誼大橋的湄河段舉辦放水燈活動，鎮上的大多數商家會在當天晚上提早讓緬甸工人下班，

去河邊放水燈。泰國母親節則在鎮上廣場舉辦園遊會，前往參加的緬甸勞工也不用擔心被警察取締。這些節日是泰國的節日，讓非法入境的緬甸移工享受一天的自由，似乎無可厚非。不過，繫腕節則不同。

泰國也有克倫族，繫腕節同樣在泰國的克倫村落被普遍舉行。但是，對流離失所的緬甸克倫族來說，繫腕節不僅是一種文化節日，也象徵「團結」，而帶有民族主義意涵：根據克倫難民傑帝的說法，泰國警方不在繫腕節這一天抓無證件的難民，「是克倫民族聯盟跟泰國當局的默契，讓我們能在這一天享受自由的空氣。」於是，幾無例外，每年的



為解決難民營內與邊境移工學校學生營養不良問題，國際組織提供膳食經費予難民和移工組織，讓學童得以享用「營養午餐」。

繫腕節，警方不但不臨檢，甚至在舉行繫腕節的地點周遭指揮交通，以讓所有流離失所的克倫族人，不會因為淪為難民而成為文化上失根的浮萍。

繫腕節是克倫曆法八月的月圓日，時間接近中秋節。克倫人相信，人的靈魂會離開軀體到外面遊晃，特別是在晚上睡覺時，如果貿然將一個熟睡的克倫人喚醒，這個人的軀體可能醒了，但靈魂並沒有回來。至於族人出遠門工作，靈魂也可能會留在當地，忘了跟著軀體一起回來。若一個人的靈魂不在軀體中，可能招致壞靈進入軀體。因此，繫棉繩的過程，必須先將棉繩輕碰手臂，往外輕刷，禱念可以將壞靈趕走的禱詞，以

趕走在體內的壞靈與壞運氣。接著，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再將棉繩向身體內輕刷，表示原本在外面遊晃的靈魂回來了，也同時帶回很多好運跟其他好的靈。最後，在手腕綁上棉繩，表示好運跟好靈要認清楚手綁棉繩的人。

繫腕時所發出的咕嚕咕嚕聲，就如同我們要把四散的雞羣重新聚在一起時所發出的聲音。文化上的意義，是告訴自己在外遊晃的靈，以及其他好運跟好靈，「趕快來，我們需要你。」但是，對流離失所的克倫族而言，咕嚕咕嚕的意義演化為「四散的族人，為了我們的家園，快點團結起來。」傑帝告訴我，棉繩將大家的心聯繫在一起，讓大家在



隨時把握得來不易的賺錢機會，疲累的三輪車司機直接在車上休息(上圖)；農莊移工則須忍受過量使用農藥的工作環境(下圖)。

異鄉打工領取微薄薪資的同時，仍能在心中相互祝福與扶持所有在美索地區未曾謀面，卻同運與同命的族人。

至於棉繩的顏色，為克倫民族旗幟的紅、白、藍三色。每種顏色代表一種意義：紅色代表勇敢；白色意指純潔；藍色則具有正直之意。因為外來文化的影響，現在使用的棉繩，顏色豐富許多。不過，多數人還是使用上述三種顏色。

### 被禁鋼的廉價勞工

早期黑市貿易、緬甸勞動力，以及難民創造的市場需求共同把美索打造成邊境貿易重鎮。鎮上的緬甸移工、難民生活再苦，還可以在特殊節日偷得浮生一日閒。然而，當我還在當地蒐集博士論文資料時，發現許多緬甸人因為無法自由離開工作地點而近乎淪為奴工，更不用提過節了。



距離美索約一小時車程處，有一個移工社區。這個社區附近有一個農場離界河很近，大批緬甸人渡河到農場工作。契約載明可以在農場主人所擁有的土地搭建竹屋，隨著來此工作的人愈來愈多，加上在該處結婚生子，久了，便成為一個社區。因為社區位於主要道路

的第三十三公里處，因此就被稱之為「三十三公里」社區。

社區周遭用竹子圍起柵欄，並有人看顧大門。平時大門不開，只有移工外出上、下工或其他人外出購物時會開。外人欲進入，也需要裡面的移工幫忙開門。若非沒看到泰國軍方所設的檢查

哨，會以為那是一處新的難民營。

雇主替他們申請工作許可證，因此，他們不僅是合法在農場工作，也可以自由進出農場與附近城鎮。只是，他們領的是日薪，一天約一百泰銖(約合新台幣九十三元)，且根據他們與農場主人的契約，在約滿之前，他們不能至其他農



難民女醫師主持的梅道診所與其他NGO合作，在邊境各個移工學校執行衛生保健計畫。計畫執行者均為逃離緬甸經濟困乏的非法移工。

場工作，即使某段時間沒有工作，若欲前往附近城鎮只能依賴小客車，來回一趟約莫五十銖，是半天的薪水，經濟壓力，讓「三十三公里」社區的移工們不敢隨意離開。

為了量產蔬果，邊境地區每座農場都大量使用農藥，不需走入農場即可聞到刺鼻的農藥味。主人們明知如此大量使用農藥有害健康，仍鼓勵緬甸移工們使用。每天暴露在農藥中，難免不發生問題。若任何人的健康出狀況，就直接送到難民女醫生辛西雅(Cynthia Maung)所成立的「梅道診所」(Mae Dao Clinic)接受免費醫療，「醫不好就送回緬甸，反正，每天都有許多移工渡過界河尋求工作機會，廉價勞力永遠用不完。」難民朋友

賽溫表示。

當我跟梅道診所工作的工作夥伴正在訪視與評估社區內的資源需求時，巧遇農場主人。她不僅大方介紹她的農場，也和一位移工小朋友玩在一起。她跟小朋友的互動，讓她們看起來宛若一家人。但是，當我知道移工們的薪資與生活狀況後，實在不能相信這位農場主人真心地將移工們視為家人：主人不住在農場附近，不用忍受刺鼻的農藥味卻鼓勵移工們大量使用農藥，坐視移工們在充斥農藥氣味的農場周遭生活；泰國與緬甸人有生食蔬菜的習慣，為了健康，主人不食用自己農場所種的蔬菜，而是食用在住家附近自行栽種使用低劑量農藥的菜，卻無視移工們生食過度使用農



邊境移工住所不佳的衛生條件，容易讓孩童感染疾病，免費提供醫療援助予緬甸移工的梅道診所小兒科病房因而總是住滿生病的孩童。

藥的蔬果。

工作所需，必須拍照。當我在拍照時，每一位移工都快樂且大方地讓我獵取所需鏡頭；每一位移工都在竹籬笆內樂天地生活著。不知道移工們是否明白自己所置身的農場是他們生命的慢性殺手，也不曉得移工們是否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困在竹籬笆內的奴工？若與難民營以及邊境城鎮的非法移工相比，三十三公里社區的移工們有自由，他們的自由就是成為被剝削者；他們有權利，他們的權利就是任由農場主人消耗他們的廉價勞力與健康。於是，柵欄圍起來的社區，更像是一個小型集中營，農場主人就像是他們的主子，不僅決定了他們的勞力價格，也決定了他們必須成為賤賣

勞力與健康的奴工。

在主要道路的另一邊，被稱為「左三十三公里」的社區，幾位婦人在等待先生由農場回來，透過朋友的翻譯，她們說，很多人在緬甸借貸到泰國，本以為相對於緬甸、屬於經濟強勢的泰國會是他們的天堂，卻發現，工作所得無法還清借貸，也無法在約滿後回到故鄉，而被困在竹籬笆之後。

一位媽媽，在當地工作已經八年，歷經結婚生子，仍在竹籬笆內；另一對姊妹，姊姊已經十三歲，到泰國七年，從沒上過學，妹妹在泰國出生，沒有泰國身分證，父母工資僅夠糊口，也無法回緬甸辦理身分證明。

根據泰國政策，包括這位小妹妹在



泰國水燈節已成泰國人與緬甸移工共同的文化節日。每到水燈節，總可見移工們在界河邊，

面對家園施放水燈，向上蒼祈福。

內、所有於泰國出生的緬甸移工第二代，僅有醫院所發的「移工所產」(Born in Migrant)文件。沒有身分證明的下一代就如同無國家的民族(stateless nation)，比難民還不如。難民有國際非政府組織提供各樣免費資源協助難民在時機適當時回到家園，若難民能舉證曾受到迫害或有遭受迫害的可能性，還可以透過聯合國難民署到第三國接受庇護，三十三公里社區的移工們則只有繼續賤賣勞力與健康，在泰國出生的第二代更因為不屬於任何國家而為無根的浮萍。

#### 回家，永遠的希望

緬甸在二〇一〇年十月選出文人政府，開啟一連串政治與經濟改革。緬甸的民主希望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則在被釋放後前往泰緬邊境美拉(Mae La)難民營訪視克倫難民。一切似乎象徵著回家之路即將來到，難民不用繼續流離失所，美索的移工們終於可以回去家鄉重新展開生活。然而，三年已過，一切都沒有改變。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泰國內閣通過一項將美索發展為泰國東西經濟走廊的政策，以迎接二〇一六年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到來。可以想見，為了發展這個特別經濟區，泰國將需要更多的勞動力。當難民的返鄉之路仍舊迢遙，又不時有風聲指出，泰國政府準備開放難民前往邊境城鎮工作時，特別經濟區所需的勞動力更將無所匱乏，畢竟，那是超過十萬人的廉價勞動力。

只是，回家呢？

